



## 霜后青菜

黎洁

晚饭时，母亲端出来一盘香菇青菜，青的叶、白的梗、褐色的香菇，煞是好看。我夹了一筷子尝，竟吃出了久违的甜味——那种甜，绝不是多放糖能够达到的。我诧异地问：“咦，青菜的味道怎么一下子好起来了？”

母亲微笑着说，霜降后，眼前便忽地晃出来一大片田野。喧闹的丰收已经落幕，田里稻茬林立，周遭一片沉静。薄薄的白霜，涂抹在田野之上。田间地头，棵棵青菜，身披白霜静立，冷风絮叨，朝阳无语。白霜渐渐退去，霜的灵魂，却留在了青菜上，侵肌入骨。于是，白霜青菜一相逢，胜却了人间美味无数。霜该是微甜的吧！不然，何以经霜的青菜竟带上了淡淡的甜意。

经霜的青菜绿得发亮、绿得发乌、绿得要流淌下来似的。经过霜的腌制，青菜的身子比较硬，脆生生的，只要稍微用力，叶子就会碎裂。握一棵青菜在手，莹白透绿的菜梗子，一片片抱得紧实，颜色一点点往上递升，直至摊成墨绿的叶瓣，摸一摸，润泽有质感，如玉，是一棵有生命的玉。

怎么吃？袁枚说：“青菜择嫩者，笋炒之，夏日芥末拌，加微醋，可以醒胃。加火腿片，可以做汤……”哎呀呀，这做法却显冗余，姣好如青菜，何必恶俗地叠床架屋修饰自己？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，那个机灵劲儿，配角不就唱出了主角的风采？

还是清炒吧。热油，大火，将切好的青菜倒进锅。水灵灵的青菜邂逅热锅，“呲啦”一下产生雀跃的激情。用铲子翻炒到菜叶软了，服帖了，倒半小碗水进去。除几粒盐，其他都让青菜独自去担当。焖个两分钟盛起，吃进嘴，酥绵绵，咀嚼间会在口腔流转淡淡的清甜。一口米饭，一口青菜，吃罢，满嘴清新。

最难忘的是祖母烧出来的青菜。隆冬腊月，老人家会选用一棵三斤重的大青菜，洗净，炒一个半熟，盛进煨罐，加作料，放上几片薄薄的咸肉，小心地放进尚有火星的灶膛中，用火灰围在煨罐四周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从田头回家的一家人围坐上饭桌，一罐青菜冒着热气，透出香味，钻进每个人的鼻孔，罐内还有微微的响声。大家端起米饭的时候，已经急不可待，筷子齐上，肥、香、酥的一罐青菜，成了全家的美味，连菜汤都舀得一干二净。一家人，咂着嘴，用手摸着脸，那味道啊……

我退居乡下的父亲，如今过上了菜香衣暖的田园生活。菜园在他手下，如同被细心照管的幼稚园。他指点着说，这些天夜里有霜冻，菜也怕伤了骨头，你看，菠菜、芹菜、蒿菜、青蒜都罩了薄膜。又眼睛一亮指着青菜说，青菜最了不起，不怕冻。果真，一排排青菜放在天地间，舒展得葱茏、优雅，以骄傲的姿态卓立于冬日旷野。我看了又看，觉得是在读一则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……霜后青菜，真的很了不起。

(作者来自广西石油)



## 诗 歌

### 黄家岩

陈锡让

那黄家岩隧道出口上方  
几株野菊花是我的  
它们淡黄的小脸蛋是我的  
摇晃着的寂静是我的  
那枚落日，浑圆，饱满  
照进芭蕉林里的丝绒一般的光线是我的  
风声是我的  
鸟鸣是我的  
我把巡线路上的脚印，留给夜晚盛装露水  
以及满天繁星  
那丝绒一般的月光，拉扯出来的寂静是我的  
那几株野菊花淡黄的小脸蛋是我的  
摇晃也是我的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

## 解读一片槐林

李英

我小时候住在山东东营的孤岛镇。从我家往北几公里，有片刺槐林。据说是1960年前后，山东省植树造林大会战时种下的。

对于槐林，我是充满感激的。在芦苇遍地的盐碱荒滩，一群人历尽艰辛种下了这一大片槐树。槐林不仅挡住了风沙，改良了土地，还给思念家乡的石油人带来了慰藉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槐林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圈。在这里，有芦苇荡见不到的鸟儿、虫子、野草和野花。她就像是一个乐园，有许多神秘的东西，吸引着我去探索。我捉摸不透她，但我喜欢她。我觉得槐林是温柔的，她像一个母亲，包容了许多不同的东西。每一次走进去，她都能带给我惊喜和快乐。

槐林边的人，种了苹果、梨、樱桃、西瓜，养了鸡、鸭，种了菜。有了槐林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仿佛有了根，也发了芽，抽出了属于这片土地的枝条。

春天，梅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海棠争奇斗艳时，槐林是安静的。槐树的树干被风霜雪雨浸透，布满沟壑，要沉睡很久。即使鸟儿叫了很久，天都被叫得蓝透了，林下的小野花也偷偷开了，槐树都不肯发一片叶子。她似乎是想把这个舞台先交给林下这些卑微的植物，让他们先开花结果，然后才去自己的生活。野花贪恋槐林的泥土肥沃，不肯去别处生长，槐林就把春天和煦的阳光让给他们。等到太阳狠毒的夏天，槐林就用枝条和绿叶把他们保护起来。

如今，我所居住的城市，也是有槐树的，但那些树三三两两，既不能成林，也无法给我自由自在的感觉。待在这些孤独的槐树旁，我觉得，树是树，我是我，我的心灵无法靠近。那种疏离感，让我痛苦而无奈。而走进槐林，我的所有伸展的思绪，我的自由呼吸的心肺和皮肤，都自然生长起来，如坠梦境。我是槐林的孩子，一辈子都是，不管我走得有多远。

每年4月底5月初，槐花盛开的时候，我望着街边的槐花，思念我的槐林。槐林平凡而又伟大，她开花时如同急速奔跑的风，浩荡浓烈，似乎要把积攒了一辈子的力量，用在开花上。远望槐林，她似白色的云雾，停在灰色的地平线上；近看，满树素白的花朵，挨挨挤挤，堆堆叠叠，很重很重地坠着枝条，如云似雪。立在树下，闭上眼睛，槐香钻进鼻孔，涌进肺里，直冲头顶。发丝沾了香气，衣服沾了香气，灵魂都飘了起来。

槐花开时，总有养蜂人与蜜蜂住在槐林边。他们来自哪里，我不知道。他们和这槐林一样神秘。看他们日守在槐林边，我心生嫉妒，仿佛他们钻进了我的家，窥探了我的秘密。又觉得他们比我离槐林更近，得到了许多我不曾得到的东西。比如槐林那宁静而有小动物活跃的深夜，比如槐林那飘着轻薄雾气的清晨，比如槐林里我不曾发现的植物和动物，他们一定比我更早知道了。我还妒忌他们能日日呼吸槐林里腐叶味道的空气，妒忌他们获得了槐林里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

其实，我对槐林的痴迷，从认识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

### 二

芦苇荡里的童年挺无趣的，但我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。比如春雷过后，圆滚滚的蘑菇会从睡梦中醒来，像小孩子一样，身子一扭，顽皮地钻出泥土。所以父亲说要带我去槐林采蘑菇，我的心里就像燃起了一团火。

春末，槐树的花期已过，到处是新绿。刚刚发出来的槐叶是黄色的，风吹过，树叶抖动，感觉阳光跟着树叶一起跳动起来。进入槐林，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林子外面有风，但吹不进来。林子里面很暗也很安静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回声。林下，长着俏丽、纤细的小黄花和蓝紫色的地丁花。腐叶的味道在林间弥漫，脚下泥土松软而有弹性。“咔”的一声，我踩断了枯枝，声音在林间回响。

父亲告诉我，蘑菇藏在隆起的土包里，可我试了好几次，都没找到。后来经父亲指点，我才有了一点发现。

拨开深灰色的泥土，圆圆的白蘑菇赫然眼前，跟书本上画的一样，像把小伞，伞下布满淡粉色皱褶。那些皱褶整齐均匀地排列着，就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。用手

## 遇见·石化之美

指轻轻一压，皱褶就折断倒下了，被压断的地方，颜色会变深，还湿漉漉的。我抚弄着那些皱褶，幻想自己在弹琴。

走着走着，父亲突然停下来：“那有个蘑菇。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一个挺大的洞口，洞口边有个碗大的蘑菇。“你去把蘑菇摘回来！”“啊？那是啥洞？”老虎、狮子、狼？我心里直犯嘀咕。父亲眉头一皱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父亲的回答让我更害怕了。一个蘑菇而已，犯不上拿生命冒险。任父亲催促，我就是不去。父亲只好自己去，还奚落我：“这有什么可怕的。”我心里面怕着，责怪他竟让一个小孩去涉险。

晚上回到家，母亲捡了些老蘑菇，做了蘑菇炖肉。浸透了肉汁的蘑菇又鲜又香，我感觉自己都要吃醉了。

整理蘑菇的时候，我跟母亲讲采蘑菇怎么好玩，也讲了那个洞口的事情。母亲笑笑，什么都没说。我与槐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，在快乐、惊险和刺激中深深地印进了心里。

### 三

小学四年级的秋天，班主任布置了一个任务，让我们每人交两斤槐树种，说是要捐给西北地区，用于飞机撒播植树。

采树种，真新鲜，闻所未闻呀！同学们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。多么光荣的任务呀！我幻想，高高的蓝天上，一架飞机横跨万里，播下生命和希望的种子，沙漠变绿洲。我们这群懵懂的孩子，被兴奋冲昏了头脑，全然不知这次任务有多难。

初秋的槐林，黄绿交织，阳光在林边闪烁。脚下尽是落叶，踩上去像软毯一样。槐树有三四米高，枝条上挂着褐色的豆荚。我们不会爬树，只好拾地上掉落的豆荚。那些豆荚又扁又薄，里面的种子很小，只有大米的二分之一大小。小小的种子，轻盈得好像没有重量一样，所以豆荚能飞到很远的地方。这小小的种子，竟长成了如此高大的槐树！大自然真是神奇呀！

我埋头翻找着，忽然听到“啊”的一声，紧接着听到翅膀扑腾的声音，原来是一只鸟儿被惊了起来。等我的眼睛锁住那个黑乎乎的影子，它已经飞到几米开外，融进了槐林的深色背景里。

辛辛苦苦找了一个下午，等我们走回家，天都黑了。母亲帮我搓去豆荚外壳，上秤一称，树种只有二两多，离老师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

我很着急：“老师只给了一个月时间，我怕是完不成任务了。”

母亲想了一下说：“槐树还有一个品种，叫紫穗槐，很矮，种子是一串串的，要是能找到它就好了。”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。

第二天再去槐林的时候，我特意换了一个入口。就在那路口，我往路旁扫了一眼，那里有一丛灌木。靠近一看，那灌木的叶子是羽状、卵圆形的，跟槐树的叶子一模一样；枝条上长着成串的褐色种子，这不是母亲所说的紫穗槐吗？我不禁狂喜，一阵狂撸。这些种子比刺槐种子大不少，也重很多。有了它们，我感觉轻松了许多。

交树种那天，我像捧着珍宝一般，捧着一个白布口袋——那是母亲专门为我采树种缝制的。口袋沉甸甸的，隔着口袋，我依然能感到种子的光滑和饱满。过去的一个月里，有很多时候，我把手插进种子，冰冰凉凉的感觉瞬间顺着胳膊，传遍全身。我握起种子，贴在脸颊上，感受收获带来的喜悦。

我一粒一粒积攒它们，攒下这些希望的种子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我双手捧着它们，十分不舍地把它们放在了讲台上。班主任没有称量我们的树种是否达到要求。同学们脸上都带着喜悦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。我想他们也同我一样，在收集树种的过程中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得到了许多从未有过体验。这份体验跟那些树种一样宝贵，一样值得珍惜。

我不知道，这些种子在祖国的大西北有没有生根发芽。梦里，它们坐上高高的飞机，从云端落下，大地便长出了绿色的云朵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朝阳  
足音



石化印迹

## 等待，只是寻常

王雨薇

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我问他。他笑了笑：“等到人回来，心就踏实了。”

“等待”，似乎是队伍里约定俗成的守则。

去年冬天，董伯林带队在山里踏勘。为了节省时间，连续三天没回营地，就近吃住在老乡家。第四天夜里临近凌晨，一身疲惫的董伯林回来了。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三个副经理忙得不可开交：杜学军在看安全台账，汪鹏在整理爆破数据，胡国书正在煮姜汤。一见董伯林，三人几乎异口同声：“先喝姜汤，再吃饭，饭一直给你热着呢。”那一刻，董伯林坚信，那碗留给他的热汤永远都不会凉，无论他多晚回来，无论他从哪里回来，这是他的家。

我站在营地门口的一团灯光里。寒风裹着水汽，漫过四周的崖壁，打湿了我的衣裳。那面写着“勘探先锋”的红底黄字横幅，被雨水滋润得发亮，在灰蒙天色中格外醒目。这是我来到湾地—洛龙项目的第三天。

陆续有施工车载着出土的人和设备驶离营地，穿过重重雨雾，绕山而行，消失在未知的远方。

细雨绵密，经久不息。

中午11时30分，食堂屋檐下蒸腾的热气凝成串串水珠，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。项目党支部书记董伯林站在营地门口，目光紧紧锁住远处蜿蜒在雾气里的挂壁公路。

“大家先吃饭吧，不用等我。”董伯林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转身走进门里，轻轻拍了下技术副经理罗才武的后背。

罗才武正在看桌子上的施工图，偶尔拿起铅笔在图上的障碍物旁停留片刻。罗才武的袖口上斑驳着醒目的泥点子，是刚刚冒雨排查路线时溅上的。这会儿，他顾不上整理仪表。

董伯林交代完，转身奔回门口。

腊肉炒豆的香气溢出食堂，在营地里空弥漫。三三两两的人陆续走进食堂。

几名员工刚从野外回来，衣服被雨浇得湿漉漉的，紧贴着身体，沉甸甸的裤脚上沾满黄泥。“这雨下得没个停，衣服潮得难受。”一人低声抱怨。董伯林听见了，转身对后勤组长罗祥勇小声叮嘱：“晚上留意些，他们回来把湿衣服收一下，洗净烘干，明天一早还要上工，穿湿衣服怎么行。”罗祥勇应声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董伯林就这么一直站在门口，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远方，似乎在等待什么奇迹突然降临。

下午1时，董伯林终于按捺不住，拨通了分队经理周扬的电话。周扬的声音混着雨声和杂音，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：“还在测线点，雨太大，估计两点才能回营，不要等我——不要等我哦。”

挂断电话那一刻，董伯林眉头紧蹙，眼底闪过一丝担忧。“您总这么等，

董伯林就这么一直站在门口，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远方，似乎在等待什么奇迹突然降临。

连续阴雨中，食堂保温锅里的姜汤始终冒着热气，在等待被雨水打湿的人；驻地的灯直到深夜仍不肯熄灭，只为给晚归的人照亮回家的路……

暮色四合，灯陡然亮了，如同寒夜中燃起了火把，倏忽间，暖意充满整个营地。

洗衣房里，李兴兰已将烘干的工装叠得整整齐齐，等待它们的主人。

明天清晨，它们将再次被穿在队员的身上，同他们一起，翻过崇山峻岭，跨过流水沟壑，走向灯火人间。

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

红装映雪松。 高玉摄